

剧场和戏 丛书

THREADS OF TIME
Recollections

Peter Brook

〔英〕彼得·布鲁克 著 张翔 译

时间之线

彼得·布鲁克回忆录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Peter Brook

THREADS OF TIME
Recollections

时间之线

彼得·布鲁克回忆录

K835. 615. 78
07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READS OF TIME: RECOLLECTIONS by PETER BROOK

Copyright © 1999 BY COUNTERPOIN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OFT SKULL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New Star Press

In joint venture of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之线 : 彼得·布鲁克回忆录 / (英) 布鲁克著 ; 张翔译 .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 2013.6

ISBN 978-7-5133-0905-9

I . ①时… II . ①布… ②张… III . ①布鲁克,

P. 一回忆录 IV . ① K835.61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4748 号

时间之线 : 彼得·布鲁克回忆录

(英) 彼得·布鲁克 / 著 张翔 / 译

责任编辑: 汪 欣

特约编辑: 杨菊蓉 王嫣婷

责任印制: 韦 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一版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905-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献给娜塔莎

如果没有康奈丽娅·贝西，

我不会写这本书。

如果没有她

饱含同情、明察秋毫

且弥足珍贵的批评建议，

我也不会重写这本书，

一遍又一遍。

我本可以把这本书叫做《错误的记忆》。不是我在刻意编织谎言，只是写作过程本身证明，我脑海深处并没有一个冷冻库，完整无缺地封存着我的记忆。正相反，我的大脑似乎只存储了一些零星的讯号，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和味道，只有想象力赋予它们生命。或许，这反倒是一件幸事。

此时此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某个角落，有人也在记述着他的一生。他记忆力惊人，巨细不遗。据说他会写下记忆留存的所有细节，所以一年里发生的事情，同样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来写完。只可惜他动笔太晚，永远也赶不上时间了。他的窘境恰好说明，自传有着另外的目的。需穿过那些随意的、不完整的意象所构成的扑朔迷离的混沌，不偏不倚，用过来人的眼光，看看是否有一种人生的样式浮现出来。

而我在写作时，并没有将所有真相一吐为快的冲动。你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看透自己潜意识中不可见的那部分。的确，在这个故事背后，有我并未去挖掘的禁忌、困境与隐秘，自然我也不认为私人关系、不检点的过失、嗜好、放纵、密友的名字、私怨、家族冒险记，或者欠下的情义——单单这些就足够写满一本分类账本了——能在这里写出来，就如同初夜，众所周知地夹杂着绝美与痛苦的体验，是不可言传的。我完全不理睬传记学派那套，他们相信只有把社会、历史与心理方面的所有细节统统加起来，才能描绘出人生的完整画像，才能栩栩如

生。当有人妄图揭示出人类的奥秘时，哈姆雷特要来一支长笛，摆出一副熟悉其中每一个笛孔与按键的样子，吹出一阵唧里哇啦的噪音来与之相抗，对此，我倒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我竭力要编织起来的，是帮助我形成现实认识的那些丝线，并希望它们多少对其他人的经历也能有点用处。

护士竭力想对那个五岁男孩和蔼些，孩子却发现自己深更半夜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头雾水。“你喜欢橙子吗？”她问。

“不！”我偏头偏脑地回答。见自己惯用的伎俩不起作用，她失去了耐心。“不管喜不喜欢，总会给你橙子的，”她厉声喝道，然后把我推进了手术室。“来，闻闻这些橙子，”她一边说，一边把一个面罩狠狠压到我的鼻子上。瞬间一股苦味呼啸而来，刺鼻难忍，强横霸道地冲入我的鼻腔。我努力抵挡，却失败了；噪音与惊惧汇聚成了纯粹的恐慌，我很快就不省人事。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幻灭感，也从此明白了要赶走它有多难。

岁月飞逝。我穿上了军装，为战争做预备。那只是个伪装，这个无名小卒的形象不可能是我。但的确有一场战争在发生，也的确有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为了维护他的特权，不得不付出每周参加一次军事训练的代价，因为每个大学生都是当然的后备军官。从幼时起，一想到战争我就害怕，而它似乎离日常生活又很遥远，因此我总是相信，一旦战争来临，我大可以爬到床底下躲过整场战争。现在我明白了，不可能轻易逃脱，所有的借口与推脱都是徒劳的，我只能乖乖地穿上沉重的军靴和让人浑身发痒的短上衣，接受检阅。

今天是第一堂障碍训练课。哨声吹响，我们出发了。教官中士大声驱策着，所有情绪亢奋的小伙子们都抢步上前，跳过绳子，弓身越过障碍，快速翻过脚手架。我落在了最后，在学校里我就擅长逃避，现在仍旧无视教官的讥笑，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自己拖过障碍墙，接着也不是纵身跃下，而是缓慢地滑下，直到单手将整个身体挂在墙上后，才小心翼翼地轻轻落到地面。我赶到河边，得靠一根圆木过河。其他人早已到达对岸，大声吆喝着跑远了。只有中士在一边等着我。“来吧，先生！”他吼道。他的语气里充满了侮辱，但我是未来的军官，他必须叫我“先生”。

我穿着笨重军靴的脚踏上了圆木，伸手抓住了垂到河面上方的一根树枝。现在我的两只脚都在圆木上了。“往前走，先生！”我往前走了。“放开树枝！”我放开了。又走了两步，为了保持平衡，我伸手抓住了一片叶子。那片叶子给了我勇气，我继续前进，稳稳地保持着平衡。我能做到。圆木在我跟前伸展开去，跨越水面直到河的对岸，中士打着手势鼓励我。又的一步，抓着树叶的手已经和肩膀齐平；再一步，手在我身后了。我保持着平衡，信心十足，然而我的手臂也已经绷直了。不放开叶子我就不能再往前走，但我放不开。“放开叶子！”中士咆哮道，“混蛋，放开那该死的叶子！”我坚持不放。他大吼起来。我拿出所有意志力命令我的手指放开，但它们拒绝服从。我的手臂远远伸向后方，身体仍然努力向前。这片叶子仍在给我自信，而我的手臂已经伸到了极限，它把我往后面拉，而我的脚则往反方向走。有一瞬间，我就像比萨斜塔那样倾斜着，时间像是过了很久，我终于放开了那片叶子，整个人也扑通一声掉进了脚下的溪流。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这个画面：那根圆木和那片树叶，已经成了我个人传奇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象征了我毕生要解决的关键冲突——什么时候该严守信条，又在什么时候看透并甩掉它。

我儿时有一个偶像，不是什么守护神，而是一台电影放映机。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人不准我碰它，因为只有父亲和哥哥懂得

1. 百代电影公司 (Pathé), 由百代四兄弟 1896 年成立于法国巴黎。作为电影摄影机及设备的主要制造商, 百代公司成为 20 世纪前期业界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百代率先将带有公司商标的新闻短片在电影正式放映前播放, 因集中时下热门事件, 引领了电影院播放新闻短片的风潮。28 毫米防燃安全胶片及摄影设备也是百代公司研制发明的。

2. 彭勃思书店 (Bumpus), 开设于 1790 年左右, 1850 年在牛津街开了一个分店, “19 世纪末便全搬到那边去了, 维多利亚时代, 店主多马斯·彭勃思很通声气, 来往的有迭更斯, 兰姆, 麦考莱, 威治威斯等人; 铺子就在这时候出了名” (摘自朱自清《三家书店》)。

3. 《磨坊主与他的手下》(The Miller and His Men), 经典玩偶剧, 作者为英国剧作家、画家艾萨克·波科克 (Isaac Pocock)。故事叙述了贫穷少年为了赢得富有老爷美丽女儿的芳心, 击败一位磨坊主的竞争的冒险之旅。

它的奇妙之处。时光流逝, 我终于被认为已经长大, 可以去把九点五毫米百代¹电影胶片装在放映机里的小卷轴上了, 可以在我的玩具剧院舞台幕前竖起一块小小的硬纸板当作银幕, 一遍又一遍地放映那些迷人的影片, 观赏那已经有些磨损的灰色影像。那些影像虽然让人痴迷, 但这台放映机摆弄起来并不怎么讨喜。而在我每天放学回家经过的一家商店橱窗里, 正放着一台廉价的玩具放映机, 锡制的, 金红相间, 我很想要那台。父亲和哥哥无数次地向我解释, 我想要的这样东西跟家里那台五脏俱全的机器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可我固执己见。那抹红色虽然看起来廉价, 可比他们用来说服我的所有理由都更让人蠢蠢欲动。父亲问我: “一枚金光闪闪的一便士和一枚脏兮兮的灰色六便士硬币, 你会选哪个?” 我被这个问题折磨得痛苦不堪, 我能感觉到这两件事有些联系, 可我总是会选那枚闪闪发亮的一便士。

一天下午, 我被带去牛津街上的彭勃思书店², 看一场在 19 世纪纸偶剧场上演的儿童剧。这是我第一次看戏, 也是我迄今为止记忆中最动人也最真实的一场戏。所有东西都是用硬纸板做的: 硬纸板制作的舞台前景, 维多利亚时期的达官贵人僵硬地向前倾着身子, 靠在精雕细刻的包厢边沿; 一位指挥站在脚灯下的乐池里, 手执指挥棒, 姿势凝固在那里, 随时准备挥出第一个音符。一切都静止了, 突然之间, 一幅红黄相间、画着流苏幕布的图画升了起来, 《磨坊主与他的手下》³开演了。我看到一个湖, 是用几排带波浪边纹的蓝色硬纸板并排接上的; 远处有一张小纸板微微摇晃, 上面画着一个人乘在船上, 从画中水面的一端摇到另一端, 而当他从反方向摇回来的时候, 看起来会近一些大一些, 因为每次他被一根长线拉进舞台侧翼时, 会被悄悄换成更大一号的他, 等到最后一次出现时, 他已经足足有两英寸高了。这时他下了船, 滑到舞台中央, 手里握着一把可怕的手枪, 令人窒息。这个辉煌的亮相, 完全配得上他主



12 岁时的彼得

角的身份，几可乱真，就好像看不见的手挥开了一架真有翼板在转动的风车，背后是夏日湛蓝的天空，点缀着羊毛般的白云。与此同时，原地又放下一幅可怕的图画，那架风车爆炸了，碎片从它橘黄色的中心爆裂开去，如同世界末日。这个世界比我所了解的外部世界要真实可信得多。

童年时代，一切都追随表象，没有将世界复杂化的形而上思考，所以轻松欢快。人们在孩提时代从来不会问自己：“什么才是真实？”他们也总是在真实的边界上来回徘徊。长大后，人们不是学会质疑想象，就是开始厌恶日常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寻找慰藉。我发现想象也有正反两面——通向一个变化莫测暗藏危险的世界，在那里，真相与幻觉难以辨别，而且两者都会投下阴影。我必须明白，我们所谓的生活，就是尝试去读解这些阴影，它们在每一个转角都会被我们轻易认定的所谓真实所推翻。

因为发烧，我只能躺在床上，热度似乎让床单都毛糙了起来，白天也变得无比漫长。我听着楼下传来的声音，认定那是我每周必读的漫画里那艘“地心潜艇”发出的摩擦声，相信它随时可能从地板下破洞而出，潇洒的浪子船长会邀请我加入一段新奇刺激的地下探险。我甚至想好了该对他说些什么，可他始终没有出现。我只好回到我奉若神明的真实物件身边。那是两卷珍贵的专业电影胶片，是我从垃圾堆里淘来的。我把它夹在两指之间，对着光抖动手腕，它们就动了起来。一卷微微透着绿色，是两个人在屋顶上的剪影；另一卷是粉红色的，有人正慢慢地打开一扇门。每一次观看，都会有一个新故事从这些动作的片段中跑出来，而且我兴奋地发现，故事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电影与戏剧似乎可以帮助人们去到“别处”。

在一次大型通讯设备展上，人们将一个盒子团团围住，争相观看一面小小的玻璃屏幕上闪烁的灰色颗粒状图像。我拼命挤到前面去看这项名叫“电视”的伟大发明，小小的屏幕上有个男人手端一把枪，我顿时被吸进了屏幕，身边嘈杂的人群和展厅瞬间蒸发，无足轻重。我成了故事的一部分，迫切要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这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幻觉能以多快的速度掌控我们，实际的存在会多么轻易地被消解，人们又会多么轻易地迷失在虚拟世界之中。

另一次，在瑞士山区的一家电影院，母亲和我偷偷溜进座位，恰巧碰上下周即将上映的电影预告片。银幕上又是一个男人手端一把枪，但这次枪抵着一个女孩的脑袋，黑暗中她只从枕头上探出一点点。“车库的钥匙在哪儿？”¹他低声喝问道。直到今天，我听到这句话时，依然瑟瑟发抖。“车库的钥匙在哪儿？”四分之一世纪后，布莱希特向我解释了防止观众将舞台上的事信以为真的必要性。为此他发明了一整套的道具，诸如告示牌、

1. 此处原文为德语。

口号标语和强光，刻意将观众隔开在一段安全距离之外。我礼貌地聆听着他的慷慨陈词，内心却不敢苟同。以假乱真比它本身所暗示的要微妙得多，其颠覆性也要强得多。电视屏幕很亮，我们坐在房间里，深入骨髓地知道那只是个盒子，可如果一根手指在恰当的时机竖了起来，我们仍会把它当真。枪、握紧的拳头，整个幻觉就完整了。车库的钥匙在哪儿？

电影是我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真实窗口。我很少去看戏，即使去了，也是不情不愿地被我那艺术气息浓重的母亲拖去的，每次父亲总会在旁对我眨眨眼睛：“我们不附庸风雅，你我只喜欢看电影。”可进了剧院，我又总是为之神魂颠倒，不是为故事或演技倾倒，而是舞台的边门和侧翼令我思入非非。它们会通向哪儿？它们后面藏着什么？有一次，幕布起处，布景不再是画满的三面墙，而是一艘船的甲板，一艘真正的远洋邮轮，真是难以置信，如此华丽的大船尾部居然可以赫然藏进舞台的侧翼。我只想知道，那些厚铁门背后的走廊通向哪里，那些舷窗外有什么，如果不是大海的话，那就只能是未知之地了。

每天上学，我都要坐伦敦的地铁：“管子”¹——名副其实的圆柱体火车——穿过圆形的隧道，沿路经过的每个车站，每个站台，都有写着“禁止入内”的门。我日渐积累起对这些入口的疯狂幻想，坚信门后藏着不为人知的迷宫，通往城市地下的另一个世界。我渴望转动那些禁止入内的铁门把手，好往里面探头张望一下。可我总是没有这个勇气，只是臆想这堵墙背后就是另一个神秘而惊悚的世界，我可以过去——然后去往一个接一个的新世界，直到彻底无法望见的最后一个。学校只上半天课的日子里，我会骑车来到乡间，躺在地上，努力倾听大地的呼吸。我想把自己抛入自然，于是按了按石头，好像它们是门铃似的，暗自祈祷某种原始的力量，某种闻所未闻的生物会回应我的呼唤。有一天，我意兴阑珊地躺在长草地上，一个

问题油然而生，紧紧扼住了我的喉咙：“如果此时正是你最接近真理的时刻，之前或之后都不可能如此接近，那会怎样？如果你的余生都只是在逐渐远离你现在的状态又会怎样？”

性感女郎或矮胖丑女，个个大汗淋漓，意兴阑珊；小伙子们则头戴礼帽，身穿条纹裤，翻阅着报纸的金融版——十六岁的我，对一切都深深着迷，眼睛在车厢里的一排排乘客身上来回逡巡。每当我的视线落到一位眼神空洞失焦的长者身上时，都会有一个声音轻贴我耳际，呢喃着我在学校里学过的 T.S. 艾略特的诗句：“在车站与车站之间停留的时候，思绪的虚空加深了。”而同样的问题也一次又一次地浮涌上来：“为什么成长就是衰老？为什么肩膀一定要随时间的流逝而佝偻，激情也随之熄灭？如此慢慢滑向坟墓，也是出自自然的安排吗？”

我沿街漫步，默默观察着身边与我毫无区别的人们，不断好奇而惊诧地问自己：“这些生物是什么？他们看上去多奇怪啊！”我看着他们的脸却认不出来，如同想象中火星人的样子，一团团的肉球，中间被怪异的肿块分割开，布满了凹洞，像是被扫射过一般。我仿佛被暂时赋予了未来之眼，茫然注视着装了马达的金属盒子带着他们穿街走巷，感叹着它的荒谬与丑陋。

我阅读科学方面的书，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事实与数据，而是因为我对它们激发的灵感深深着迷。那时，詹姆斯·邓恩¹的书在泰晤士报上掀起了一阵波澜，我如饥似渴地看他的书，似乎生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解答。永恒，他写道，就是一架钢琴的琴键，时间是弹奏音符的双手。这个解释看来完美无缺，既优雅又全面。

一天，我沿着查令十字街散步。在向一家书店的橱窗里张望时，一本厚厚的大部头吸引了我的视线，封面上用大号字印着“魔法”这一神奇的字眼。起初，我对自己的这个爱好颇感羞愧，好几次在走进店里去偷偷摸摸翻看这本书之前，总要先在其他

1. 詹姆斯·邓恩 (James Dunne)，英国神学家，港台地区翻译为邓雅各。

架子上装模作样地东翻西找一番。突然，一行脚注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学徒练到‘一级法师’¹的境界，就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了，甚至可以随意召唤军队。”这简直让人缴械投降了。于是，即便这本书对我来说太贵了，我还是买了下来，并马上着手寻找其作者。单凭他的名字，阿莱斯特·克劳力²，就足以臭名昭著到让人不寒而栗。我写了封信给出版社，要来了一个电话号码，打通了，约好在皮卡迪利大街见面，那儿是城里上等人的聚集地，遍布着昂贵的酒店式公寓。这位伟大的魔法师已经上了年纪，身穿绿花呢衣服，待人彬彬有礼。他在20年代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邪恶的人”，不过我想他现在有些落魄了。他看来被我的热情感动了，我们连着见了几次面，一起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漫步。他有时会大中午的站在马路正中，举起他精致的拐杖，向着太阳咏唱一段祷告词，让我无比尴尬。有一次他带我去皮卡迪利酒店吃午饭，又在拥挤的餐厅里故伎重演，对着桌上的汤大吼了一段动词变位，把整个餐厅的人都给吓倒了。后来他允许我把他藏在我牛津宿舍的床底下，这样我就可以在同学聚会的高潮来临时大变活人，震惊四座。有一次也是这种状况，他对着兰道夫酒店³的侍者大光其火，因为对方在询问他的房间号码是多少，他随口回道：“巨兽的号码，当然是——666！”⁴

我在伦敦首次执导的戏是《浮士德博士》，克劳力答应担任我的魔术顾问，并在我保证不向任何人泄露他的身份后，同意来看排练，因为他只想坐在后排默默观看，不为人注意。可当浮士德开口念符咒的时候，他终于按捺不住，起身大声吼道：“不！不！不！你得用一碗公牛血，才会引来真正的精灵，我保证！”然后又眨了眨眼，补充道：“即使是在下午场。”他掀掉了自己身上的隐身衣，引得我们哄堂大笑。

怀疑和调侃的天性，交替主导着我的青年时代。而在另一层面，占主导地位的是对信仰的渴望。学校里教《圣经》的老

1. 原文为 Magister Primus，拉丁语。

2. 阿莱斯特·克劳力 (Aleister Crowley, 1875—1947)，著名仪式魔法师，在1920年代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邪恶的男人。

3. 兰道夫酒店 (Randolph Hotel)，位于牛津。

4. 阿莱斯特·克劳力以《圣经·启示录》中的巨兽自称，且自称编号为666。

师是终日戴着牧师领带的哈伯雄先生，他有个用双手抹脸的癖好；每次都像要磨下一层皮似的，使整张脸显得皱巴巴又红彤彤。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俄国犹太人，可对我来说这毕竟只是个抽象的概念。我对现实的认识被深深打上英格兰的烙印：房子是英国的房子，树是英国的树，河流也是英国的河流。学校的小教堂，因其索然无味而令我们窃笑，更因其内在隐秘的狂热而令我们为之头晕目眩。于是，当我们到了参加坚信礼的年纪时，我还是带着脑中一团乱麻和满脸的愧疚，去拜访哈伯雄先生，既渴望他带我踏上那条奇异的宗教之旅，又深深惶恐于我们平日搞怪的放肆和冒犯，此外又暗自担心会被迫在我那充满自由主义与科学主义精神的家中提起上帝。哈伯雄先生坐在那儿，用手擦了下脸，说：“你人生中总有一天会确信不疑地看到‘时候到了’。如果你放过它，它就再也不会回来。”说完，他又擦了擦脸，仿佛那是个水晶球，可以从中看到真理。我不是很明白他指的究竟是哪个时候，但我还是参加了坚信礼。自此以后，他的话与我如影随形。人们真的能看到‘时候到了’吗？我至今将信将疑，而且一想到我可能已经放过，并可能再次错过时，就忍不住颤抖不已。

在牛津的每天清晨，我都会有一段珍贵的独处时分。穿过一扇门，走上一条通向河边的私人小径。路边伸展开的树冠会很快笼盖我的头顶，阳光依稀透射进来，照亮每一根树枝，从一团乱糟糟的枝蔓中梳理出每一根枝条和树干，每一片树叶都被映照得无比清晰。每次走过那里，我都会沉醉在其千变万化的图案之中。变化的无穷无尽在于，我每移动一步，图案中的树枝细节也会随之移动，重新组合成新的图案。于是我越走越慢，甚至前后摇晃，像是在摇动万花筒，不可自拔地陷入对无穷运动的原子图景的醉心观察之中。一声叹息从我心底的未知深渊里袅袅升起：美感总是与特别的哀伤密不可分。正如审美体验即是在提醒我们失落的天堂，令我们心生向往——虽然我说不

出向往的对象。

多年以后，为了尝试致幻剂，我吞下了一片用墨西哥蘑菇做成的药片。一开始略感失望，它没有带我进入怪力乱神的世界。接着，让我吃惊的是，它唤起了我食指指尖上无穷的感受力。我可以通过触觉感受到无比丰富完满的细节，以至于愿意为此交出我的其余感官，聋了瞎了也没关系，只要留下触觉就可以了。指尖的那一个点就是宇宙的全部。那一次，我彻底领会到那飞纵的瞬间吗？

人们常说，伊丽莎白时期的剧场就是世界的缩影。敞开的舞台是繁忙的市场，地板上的暗门通向地狱，帘幕遮挡的后台展露出四面墙内的私密生活，看台则是一块高地，让上面的人得以俯视，底下的人得以仰望，而最高的廊台则提醒着人们，世界的秩序是由神灵、女神、国王与王后维持着的。

同样，我成长的房子也是整个宇宙的缩影——位于伦敦西四区费尔法克斯路 27 号，电话属于奇西克 0575 号的宇宙。

篱笆门的后面，是一个小小的前庭花园。花园里有一段楼梯通向绿色的前门，门上有黄铜门环。门牌号也是用闪亮的黄铜做的，夏天时上面会挡上一块有些褪色的条纹棉布篷。后门开在房子的另一端，比正门低一些的地方，叫做“小商贩入口”，不太重要的客人就从这条窄窄的走廊里过。这条通道摆满了自行车，蹒跚学步时，我常常晃晃悠悠穿过那个门，砰地一声摔倒，跌下木质楼梯，摔进地下室的漆黑一片中，惊恐地坐地大哭。地下室布满了煤、蜘蛛网和灰尘；一盏台灯散发着昏黄的光线，投射出可怖的阴影；奇怪的方形通气孔小得爬不过去，不知通向何处。但这个黑暗世界也有它自身的光芒、温暖与安全，当战争来临，这个地下世界就成了我们屏蔽炸弹袭击的避难所。我那完美主义的父亲在里面添置了床，布置了小装饰。母亲后来曾发誓说，她此生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这个深入地下的子

宫里，紧紧抱着家人的时候。地下室门廊一侧，是一间黄色的老式厨房，一位不收工钱的厨师站在黑色的雅家炉子旁边，用擀面杖给我们做酥皮糕点。她也是我家的佣人，拉窗帘的是她，给火添煤的是她，闷闷不乐地听母亲训斥的也是她。她时常被指控偷窃，被解雇，又总是很快复职。大厅的门前有三级台阶，让我羞耻的是，我曾经唆使我家的狗，趁女仆托着沉甸甸的托盘走进来时，猛扑到她脸上。右边是餐厅，从那里可以看到外面，父亲会在星期天把厚重的红色窗帘放下来，这样对面人家就不会看到我们用手抓着吃鸡的丑态了。餐厅与画室之间用同样厚重的红窗帘隔开，这对我是莫大的快乐，因为单有这些窗帘就足以构成一个小剧场：窗帘可分可合，可以被拉起，也可以装点些花彩。举办聚会的时候，父亲会在这里变戏法，让我哥哥阿列克西斯做助手。父亲多才多艺，他有个古灵精怪的木箱子，里面装着魔杖、可折叠的高礼帽、魔术纸牌和其他道具。他会用一只精巧的象牙望远镜，念出远处纸牌上的字，从第一张开始一张不落地念下去。在这个小魔术的最后，他会满不在乎地说：“这很简单，”然后邀请任何一个跃跃欲试的人上来。受害人信以为真地向望远镜里张望，当被问到看见了什么时，他们的回答无一例外是：“什么也没有。”于是，父亲会马上穿过房间，走到摆着那一沓纸牌的桌前，翻起一张预先备好的空白纸牌，然后得意洋洋地说：“你说对了！”接下来，他会从高礼帽里变出煎蛋卷来。而当一位富态的俄国女士，头发染得油光黑亮，戴着吉卜赛式的耳环，坐在钢琴前唱歌时，整个晚会就迎来了欢快的尾声。

我家的钢琴是立式的，样子颇不浪漫，也是让我无数次挨骂的肇事者。那些戴着礼帽的女士试图教我音阶，最后总是被惹得火冒三丈。但钢琴也是让我联想到母亲和她那别样忧伤的一件乐器，因为她总是反复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里的某一个乐章，弹得很糟，但饱含深情，边弹边用俄语唱着：“Dusha